

征稿: 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贊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 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西安土筍凍

毛永溫

西安土筍凍?沒錯。但此西安非彼西安。

要講的這個西安是位於閩南泉州市晉江安海鎮的西安村。西安村原叫西坂村,坂者,小坑也,指小港灣。宋朝以前,安海港開闊,港內小港灣眾多,皆可避風浪。村前臨安海港西一小港灣,故稱西坂。

西安村有千年建村歷史,人文底蘊豐厚,美育資源豐富。明代曾有人用「西疇春曉」來描繪村裡美麗的田園風光。西安村現有4A景區安平橋(五里橋)、泉州海洋公園等風景區,有顏克英大夫第、顏氏洋樓、西疇春光橋、報恩寺、西村史和產業文化館等美育資源。但這裡單要說說

西安土筍凍。

土筍別名海蚯蚓。因海蚯蚓生長在灘涂,白生生,酷似竹筍,故稱土筍。西安村位於古安平港西側,淺海水域廣闊,鹹淡水交匯塗灘面積大,有機質含量高,是土筍繁育生長的樂土。土筍凍由土筍加工而成的凍品,其晶瑩透明、鮮嫩脆滑,營養價值高,是一種色香味俱佳的特色小吃。

西安村是「安海土筍凍」的發源地。據《泉州府志》記載,安海土筍凍源於明代,《閩中海錯疏》《五雜俎》,以及清代《閩小記》中均有描述:「其形如筍而小,生江中,形丑味甘。一名土筍。」清末清初的《安海志》記載:「塗蠶,可淨煮作凍。」這些史料都印證了安海鎮是土筍凍最早的原產地,而出產地就在古時西安海域的灘涂。

關於安海土筍凍的起源有兩種傳說:一是鄭成功攻打台灣時發明的;二是戚繼光在安平抗倭時發明的。相傳,鄭成功攻打台灣時,糧草緊缺,將土便到海邊挖來大量的土筍煮成湯。一日,鄭成功忙於軍務忘記用餐,土筍湯凝固一體,他直接食用凝成凍的土筍湯,沒想到味道比土筍湯還好,無意間,鄭成功發明了土筍凍。後人不斷改進製作方法及佐料,形成了廣為人知的安海土筍凍。

另一傳說是明嘉靖年間,戚繼光到安海抗倭,因糧食緊缺,士兵便到灘涂捕捉海蚯蚓煮湯喝。一次,戚繼光最後用餐時,湯已凝結成膠狀的海蚯蚓凍,他拔劍取下一塊品嚐,沒想到比魚蟹更鮮美。廚

師知道後,依照此法加以精製,從此土筍凍便流傳開來。

土筍凍製作工藝星火相傳一直延續到今天。其製作工藝道精細而有講究:將挖到的土筍放在清水中養一日,讓其吐清沙粒,然後壓破洗淨熬煮,熬煮時要掌握好火候,最後連同富有膠質的湯汁一起裝入小酒盞,凝結成塊,放上調理就可以食用了。

為傳承光大這一傳統美食小吃,西安村把土筍凍特色美食,納入鄉村振興發展中,作為村裡綠色美食產業做大做強,全村擁有土筍凍生產、經營者近百戶,已形完整完整的土筍凍原材料採購、加工、銷售產業鏈,年銷售額超 6000 萬元,占安海鎮土筍凍產值的 80% 以上。安海土筍凍獲國家農產品地理標誌保護產品和市級非遺項目。

村支書顏鴻昂介紹說,每日天濛濛亮,村裡的土筍凍經銷商就會把製作好的土筍凍,運往鎮上的火車站,裝車運往福州、廈門、泉州等地,一時間,運送土筍凍的車輛排成長龍,霞光裡,場面十分壯觀。可惜,我來的不是時候。大概為彌補遺憾,顏書記特意把我帶到背街一處叫不起眼的土筍凍小店,讓我嘗嘗正宗的土筍凍。小店不大,乾淨整潔,還不到飯口時間,店內沒食客。店老闆是位年輕女子,她告訴我,從爺爺、父親到她三代人傳承做土筍凍,她家採用是古早手藝加工,絕不放添加劑,五重過濾淨水,只採用沿海野生土筍,是純綠色天然製作。我吃了一碗,確實美味可口與眾不同,於是又來了

第二碗,還意猶未盡。

不僅當地人對土筍凍情有獨鍾,也深受海外華人華僑的青睞。清明節前夕,市僑聯組織旅居新加坡、印尼、菲律賓、港、澳等國家和地區的 200 多名晉江籍華僑尋根之旅,西安村選出 8 種不同風味的土筍凍讓這些華僑品嚐。這些華僑大都是老年人,當他們端起玉雕般的土筍凍,驚訝的同時都笑逐顏開。大家邊吃邊聊味道,紛紛豎起拇指點贊。「還是小時候吃的味道!」一位新加坡老華僑顛顛地捧著土筍凍碗,不知聯想起什麼,竟潸然淚下。一位菲律賓女華僑感慨道:「只有在故鄉才能吃到這麼地道的美味!」

小小的土筍凍勾起海外遊子對童年的記憶和鄉愁。

為賦予文化內涵,村裡別出心裁,把西安土筍凍設計成卡通吉祥物,起名小西。小西形象憨態可掬:頭頂斗笠是盛土筍凍的碗,身著具有安海地方文化習俗的「嗦囉囉」妝,蹲在那裡,懷抱一碗土筍凍,手揮湯勺,眉笑眼開欲吃狀,讓人喜歡得不行。村裡還把吉祥物小西做成玩具、貼貼、筆記本封面,以及鄉賢座談會邀請函等村重大活動的 logo。西安土筍凍儼然成了西安村的文化標誌符號,亦把美食小吃做成了美食文化。

顏鴻昂自豪地說:「全國土筍凍看安海,安海土筍凍看西安。」

現如今,土筍凍已成為西安村「美育鄉村,以美潤心」美麗鄉村建設的文化符號。西安土筍凍小吃是鄉村美育建設的一朵奇葩。

一朵雲下起了雨

許良才

天空的窗
始終打開著
一朵雲
下起了雨
我把詩歌
穿插在其中,
仰望著
時間
就這樣流走,
所有的孤獨
長出翅膀,
在夏天
透過一扇窗,
找到
詩意的靈魂

靜候一場雨

葉漪妮

今天又是從一場雨開始,起初是粒粒分明的雨點,打在樹葉上、雨棚上,稀疏但堅定。漸漸地,雨點變密,那聲音彷彿地上的積水在沸騰。也就幾十秒後,一場豪雨瓢潑而下。城市的喧囂被雨水沖散,被水汽包裹,下落隱匿于泥土中。我閉上眼睛,繼續享受這場雨之獨奏,整個人彷彿被籠罩在一個由雨聲交織而成的白色屏障中,腦中的雜念也不再亂飛。這一刻,眉頭不自覺舒展,我的心裡只有一種浸融在澄澈中的靜悅感。

對喜雨之人來說,世間的每一場雨都是一次歡喜的遇見。作家朱光潛曾特意留下滿院落葉不掃,每遇雨天,他就會立刻放下手裡的書,靜坐窗邊聽雨打落葉。積攢的一地樹葉,就成了天然的樂器,奏響獨特而連續的曲調。雨滴和樹葉碰撞,是自然與自然的碰撞,是來自天地間的真正音樂。這一刻,他獲得的不僅是聽覺上的愉悅,也是審美上的愉悅。

細數宋代文人,最喜歡在雨天焚香的當屬陸游。每遇雨夜,他

便會欣然準備爐具,堆灰埋碳,焚一爐海南沉香,靜坐窗畔細品。在陸游心中,雨聲是有「靈性」的,可解酒醫病、清神明心,而雨中焚香,更是被他視為可以實現「白日飛昇」的妙法。裊裊青煙中,時而閉目聽雨,時而鼻觀煙氣,原本焦燥的香氣,因雨天濕潤空氣的加持,越發甜潤純淨。一場雨的時間裡,清芬的沉香之氣,化作一股無形的力量進入他的身體,消解掉平日的憂愁和煩躁。真就如詩人所言,靈魂隨著飄渺香氣緩緩飛昇,進入了一個淡泊寧靜、怡然自得的境界,有身在塵世之外的歡喜。

作家周作人曾給自己的書齋取名「苦雨齋」。據說每至下雨,其寫作靈感倍增。窗外雨聲纏綿,時高時低,時慢時急,有時如古筆悠揚,有時如琵琶重彈,築起一道道聲牆,隔絕塵世喧囂,窗內人的心變得悠遠,寧靜,思想飛得更遠。曾經到不了的書中某處,如今也在雨中藉著氤氳水汽飄然抵達,彷彿飲了仙露,吸了醍醐,心裡生起無量的喜悅。

在一場雨的時間裡,有人獲得洗盡塵俗的平和,有人領悟妙解天地的詩意,還有人飛昇塵世之外,進入空靈的心靈世界.....雨分明有一種神奇,它從始至終沒做什麼,落入泥土不著痕跡,卻在每一個喜雨之人的心上留下歡喜的沉味,只等下一次再遇見。

文藝副刊



海韻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專欄主編: 溫陵氏 宓月 549期

編者按: 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,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,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,每週一期,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,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: miyue76326@qq.com, 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一次無法到達的旅行



瑞娟,中國作家協會會員。出版有作品集《啞女的草原》《布什與我們的生活》等十餘部,編劇影視、舞台劇多部,《綠野紅紗》入選「2020京東文學盛典百部年度好書」,搜狐「2019最受歡迎的十大童書」,有聲版被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有聲平台選為精品節目。

河邊的白楊林,金黃的葉子落了一地。小村姑被露水打濕的格子褂,已經在捆好的柴禾上晾乾了。她倚著柴禾坐著,翹首遙望著蜿蜒的山間小路。你還是沒有來。她已經等了你整整一天了。

她有著黑紅的圓臉蛋兒,極淳樸喜慶的笑容,笑起來時有兩隻小酒窩兒,很好看。那時,臉上有酒窩的姑娘特別多,彷彿生活也特別甜。可惜,你給她起的外號不好聽,叫老賴,又土又賴。

其實,她只是賴著你,不賴別人。你是下鄉的知青,剛從京城來到這個繫著羊肚子手巾的塞北山村時,就住在老賴家的窯洞裡,一共四個小伙子,年齡從十五歲排到了十八歲,你居中;晚上,都睡在老賴家燒得滾燙的大炕上,炕很寬敞,可以打滾。炕洞裡的木柴呼呼燒著,燒得四個年輕人躁動不安,在熱炕上翻來滾去,如被煎著的魚。你靠邊,貼著牆,捧著一本書在讀,努力使自己安靜下來。

房東家有三個女兒,都健康壯實,身材

豐滿,也顯得比同齡人成熟,該敲鼓的地方都鼓起來了。最小的老賴,也最可愛,她穿著那時流行的方格布褂子,紮著兩條神氣的小辮子,喜眉笑眼的,見了誰都笑,彷彿心裡有釋放不完的善意。

有一次下工後,你低著頭扛著鐵鍬在小巷裡走,差點與老賴撞到一起,一抬頭,四目相對,心裡就有了彼此。從此後,老賴就賴上你了。

在井台上打水時,老賴正蹲在旁邊洗衣裳,讓你為她打一桶水,你將水往盆裡倒時,水花四濺,打濕了她身上的格子褂,她氣急敗壞地擰了一把你的胳膊,嚇得你差點摔到井裡去。

事後,你卻常常回味著被擰的那一把,那火辣辣的令人銷魂的一把,你真希望再被老賴擰那麼一次。尤其是躺在熱炕上被烙得熱氣騰騰的時候,你多麼渴望她出現在身邊,哪怕不擰你,哪怕僅僅用她那小辣椒樣的嘴巴罵你一聲,或者用蜜蜂樣的目光蜇你一次,那甜蜜也足夠你回味整個冬天。

有一次,比想像更甜蜜的事情差點就要實現了。那天,你肚子疼,沒有上工,躺在炕上呻吟。老賴過來給你送地瓜小米粥,你喝了,肚子頓時熱乎了起來。老賴笑了,如釋重負,她拿了花瓷甕要走時,你抓住了她的小胖手。彷彿心有靈犀,老賴的臉朝你俯了下來。這個看上去無憂無慮的小村姑,其實什麼都明白。就在你倆快要抱到一起的時候,背著小藥箱的赤腳醫生來了。小村姑兩腮緋紅,抓起碗跑了出去。

隨後,便再也沒有製造甜蜜的機會了,因為村裡怕虧待了你們這些京城來的知識青年,特地騰出了村委會的一間磚房,讓你們搬過去。村裡人淳樸地認為,磚房比窯洞「高級」,卻不知道,搬到磚房後的四個小伙子,每夜都要翻來覆去地烙餅,失眠.....

夕陽西下了,滿眼失望的小村姑,背起柴禾要走了。再等下去,天就黑了,她不敢

一個人走夜路。

而十八歲的你,還健步走在趕來的山路上,哼著歌,牙齒潔白,笑容燦爛,小眼睛笑得眯起來。你腰裡揣著一本英語書,一把砍柴的鐮刀,神氣活現的身影蕩漾在河水裡。你肚裡有墨水,有想法,自視甚高,常有些天外來物般的想法。你生來就不是個安分的傢伙,只是生不逢時,暫時折騰不出啥動靜來。

不過,你並不悲觀,你心裡有夢,有遠方,還有揮灑不盡的熱情與浪漫。所以,你天天笑口常開。而圓臉蛋的小村姑,則是你心口源源不斷的蜜。所以,在這裡的生活,你並不感到苦。

可惜,你還是晚了一步,你來時,小村姑的身影已經消失在山路盡頭了,她等不及了。你們,前後只差了那麼一步。就這樣,在這個塞北山村,一晃幾年過去了。後來,你在那裡當了老師;再後來便考上大學,回到了北京。

二十幾年後,你終於回到那個繫著羊肚子手巾的山村,與村姑老賴重逢了。那條你曾經和夥伴們摸魚打水的河,已經快干了,成了羊腸子般細細的一條,它曾經那麼豐盈,那麼清澈嫵媚。

你身邊前呼後擁,老賴身後一群高高低低的兒女。你已經是一位蜚聲海內外的專家了,西裝革履,滿臉嚴肅;而她,依然是那位沒文化的村姑——不,村婦,只是身材變胖,臉色更黑,曾經甜蜜的笑容有了些苦澀。你已經有了眼袋,她也不再年輕,當年的兩隻酒窩變成兩道深溝,裡面填滿了歲月,臉上手上都是勞作的痕跡。與她的手相握時,你的心被那些厚厚的繭子硌得生疼生疼,而剎那間的羞澀,使她瞬間回到了當年,恢復了青春。你又彷彿看見那個拿著花瓷碗、滿臉緋紅匆匆跑掉的小村姑了。

在眾目睽睽之下,那盤燒得滾燙的大炕前面,你們相擁了,不由自主。你們已經到

了不用忌諱任何人、任何事、任何目光的年齡,周圍的人對此也已經不會再有想法,只當是老友相見的禮節。

只有你倆在心裡感慨,一個本該二十年前就有的擁抱,你二十年後才給,她二十年後才得到。

這次回京後,你常常拿出小村姑的照片瞅啊瞅,無限傷感。她的照片一直壓在箱底,用塑料袋包裹著,泛了黃,卻依舊散發著年輕的芬芳,兩條小辮子翹翹的,上面綴著幾朵小花。

你把這一切毫無保留地告訴了丫頭。「丫頭」是你帶的最年輕的研究生,這個世上最懂你的忘年交,「丫頭」是你對她的暱稱。她的年紀,比當年的小村姑大不了多少,也一樣的淳樸天真。

你說,你時常想那個地方,那個繫著羊肚子手巾的山村,想得不行。

丫頭聽了,果斷地要陪你去。她說:這還不簡單嘛,距離不是問題,再說,也就是幾小時的路程。我陪你,你走到哪兒,我跟你到哪兒!

你說:好,丫頭,我帶你去我當年打柴的山,我當年住過的窯洞,還要帶你去看我當年教過的娃,他們都長大了,當了村長、書記,開起了飯館,當了大老闆.....

丫頭說:好,擇好日子咱就走!

然後,丫頭就一直等在,等妳安排好就啟程。你也一直在等,等時間,等機會。你是位名人,一舉一動都有人盯著,一言一行都會上新聞上電視,你要抽身,難於上青天.....

十年過去了,你的眼睛已經花了,不得不戴上了老花鏡,而丫頭也已經小有名氣,雖然名氣還沒大到像你那樣失去自由的程度。這十年間,你想過無數的方案,卻一直無法動身,家裡那位疑神疑鬼的老伴兒,已經風聞了你跟小村姑的故事,她嚴防死守,不再給你第二次機會。